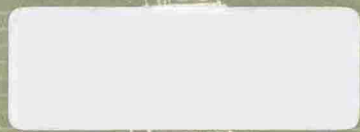


图书馆经典文库

留学时代

周作人等著



Library Classics





Library Classics

图书馆经典文库

留学时代

周作人 等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学时代 / 周作人等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4

(图书馆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4908-7

I. ①留… II. ①周…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1466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 宇

责任印制 卢 岳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164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写在前面

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甫开，20 世纪的中国恐怕就进入到了“西风烈”（冯友兰语）的时代。且不论留学东洋与留学西洋者的差异、隔阂，甚至门户之见，单就从容闳将第一批留美幼童送到大洋彼岸开始，百年来跨洋过海的一代代学人，都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先后留下过自己求学求知的足迹。正是有了他们，才使得中西学术交流、文明沟通具备了文化基础，才使得中国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有了实现的可能。从大陆到海洋，中国人在“留学时代”中，形成了新的思想交锋，如中西之辨、传统与现代、“冲击—回应”与“内在理路”等话题，都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里面有无数故事，有欣喜，有悲伤，有些被记录下来，

而更多者恐怕已经永远被埋入历史的尘土。

本书就是这样一本记录 20 世纪留学生活的小书，集中展现人文学者的留学记录。虽然他们所学不同，如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社会学、美术、语言，皆有各自学科的特点；但负笈远行时的共性也都存在于各自的文字间。他们无不需要克服语言和心理上的困难，努力适应国外学习的方法与节奏。其实对于中国的传统学问，世人多有误解，蒋梦麟在本书中就公允地谈到“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很褊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一个传统的学者，“具备学问的广泛基础”。而出国留学之后，学习者会受到西方某一学科较为完整的训练，在组织性较强的学习过程中（赵一凡），会得到很大的思维与实践锻炼。正如浦薛凤留学时的老师所言：“我是推人下水，让你们自己学习游泳，浮沉不管。”留学前后的学习，大概是在“博中有精”、“专而又广”的状态中进行。这样的学习经历，在本书的种种留学故事中屡见不鲜，作者们想必也都受益匪浅。

本书编选反映“留学时代”的文章 25 篇，除对讹脱衍做基本的修订外，也保留了个别人名、地名上的民国表达习惯。希望这样一本小书，在今天依然是

一“出国热”的时代中，能对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起到一点鼓励的作用。借用钱钢先生的话说，那些“留学时代”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人格化的奋斗象征”。

由于我们见闻有限，未能获得一些文章作者或其家属的联系方式，因而无法事先获得他们的允诺，请作者或其家属鉴谅。并请见书后示知联系办法，以便奉寄样书与稿酬。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12年6月

目 录

《民报》社听讲	周作人	1
负笈西行	蒋梦麟	5
牛津的书虫	许地山	25
在康奈尔的几年	赵元任	29
四年美国自由教育	蒋廷黻	46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60
爱丁堡大学中国学生生活概况	朱光潜	75
游学美邦(节选)	浦薛凤	79
巴黎学子	常书鸿	92
雅典城美国古典学院	罗念生	105
海德贝格记事(节选)	冯至	109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节选)	庞薰琹	130
我与鲁汶大学法学院	周枏	136

2 留学时代

留英记(节选)	费孝通	149
学习吐火罗文	季羨林	166
哈佛七年	周一良	174
在牛津	杨宪益	192
我在耶鲁的时候	李赋宁	201
公费留学到巴黎	吴冠中	211
耶鲁谈往	夏志清	227
杂忆留苏	江 平	263
在哈佛听课	李欧梵	277
哈佛的一天——知识的拾穗	吴咏慧	288
哈佛教我一个“变”字	赵一凡	295
致陈思和老师——谈美国大学教育	宋明炜	312
编后记		326

《民报》社听讲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1906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预科、立教大学学习。曾参加章太炎在日本的讲习班。

假如不是许季葑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我们未必会搬出中越馆，虽然吃食太坏，鲁迅常常诉苦说被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够了，但住着的确是很舒服的。许季葑那时在高等师范学校已经毕业，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屋，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伊吕波是《伊吕波歌》的字母次序，等于中国《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后来常被用于数目次序），硬拉朋友去凑数，因此我们也就被拉了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题曰“伍舍”，近地的人也就称为“伍舍样”。我们是1908年4月8日迁去的，因为那天还下大雪，因此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

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是两席，另外有厨房、浴室和下房一间。西向小间住着钱家治，大间作为食堂和客室，南向大间里住了许季葑和朱谋先，朱是钱的亲戚，是他介绍来的，小间里住了我们二人，但是因为房间太窄，夜间摊不开两个铺盖，所以朱、钱在客室睡觉，我则移往许季葑的房间，白天仍在南向的六席上面，和鲁迅并排着两张矮桌坐北。房租是每月三十五元，即每人负担五元，结果是我们担受损失，但因为这是许季葑所办的事，所以也就不好说的了。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1908年至1909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葑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葑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

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地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近，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

《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大概我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所以对于没有听这《庄子》讲义并不觉得有什么懊悔，实在倒还是这中国文字学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

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教育司（后来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

1961年5月14日作

（收入《知堂回想录》，

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

负笈西行

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现代教育家，1908 年至 1917 年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1917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我拿出一部分钱，买了衣帽杂物和一张往旧金山的头等船票，其余的钱就以两块墨西哥鹰洋对一元美金的比例兑取美钞。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入大海，让它随波逐浪而去。

我拿到医生证明书和护照之后，到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请求签证，按照移民条例第六节规定，申请以学生身份赴美。签证后买好船票，搭乘美国邮船公司的轮船往旧金山。那时是 1908 年 8 月底。同船有十来

位中国同学。邮船起碇，慢慢驶离祖国海岸，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在上船前，我曾经练了好几个星期的秋千，所以在二十四天的航程中，一直没有晕船。

这只邮船比我前一年赴神户时所搭的那艘日本轮船远为宽大豪华。船上最使我惊奇的事是跳舞。我生长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里，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婆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我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

船到旧金山，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睛检查得特别仔细，唯恐有人患沙眼。

我上岸时第一个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

我们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钟头，还到唐人街转了一趟。我和另一位也预备进加州大学的同学，由加大中国同学会主席领路到了卜技利。晚饭在夏德克路的天光餐馆吃，每人付两角五分钱，吃的有汤、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和一杯咖啡。我租了班克洛夫路的柯

尔太太的一间房子。柯尔太太已有相当年纪，但是很健谈，对中国学生很关切。她吩咐我出门以前必定要关灯；洗东西以后必定要关好自来水龙头；花生壳绝不能丢到抽水马桶里；银钱绝不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门时不必锁门；如果我愿意锁门，就把钥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她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告诉我就是了。我很了解客居异国的心情。你就拿我的家当自己的家好了，不必客气。”随后她向我道了晚安才走。

到卜技利时，加大秋季班已经开学，因此我只好等到春季再说。我请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学给我补习英文，学费每小时五毛钱。这段时间内，我把全部精力花在英文上。每天早晨必读《旧金山纪事报》，另外还订了一份《展望》（*The Outlook*）周刊，作为精读的资料。《韦氏大学字典》一直不离手，碰到稍有疑问的字就打开字典来查，四个月下来，居然字汇大增，读报纸、杂志也不觉得吃力了。

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障碍，经过四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能慢慢克服。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之间。

最困难的是克服开不得口的难关。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国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矫正过来。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语音学的方法，单凭模仿，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发音。因为口中发出的声音与耳朵听到的声音之间，以及耳朵与口舌之间，究竟还有很大的差别。耳朵不一定能够抓住正确的音调，口舌也不一定能够遵照耳朵的指示发出正确的声音。此外，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对中国人并不太亲热，难得使人不生身处异地、万事小心的感觉。我更特别敏感，不敢贸然与美国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时，我也很怕羞。许多可贵的社会关系都因此断绝了。语言只有多与人接触才能进步，我既然这样故步自封，这方面的进步自然慢之又慢。后来我进了加大，这种口语上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我在课内课外参加讨论的机会。有人问我问题时，我

常常是脸一红，头一低，不知如何回答。教授们总算特别客气，从来不勉强我回答任何问题。也许他们了解我处境的窘困，也许是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加以原谅。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我虽然噤若寒蝉，对功课仍旧很用心，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多半列在乙等以上。

日月如梭，不久圣诞节就到了。圣诞前夕，我独自在一家餐馆里吃晚餐。菜比初到旧金山那一天好得多，花的钱，不必说，也非那次可比。饭后上街闲游，碰到没有拉起窗帘的人家，我就从窗户眺望他们欢欣团聚的情形。每户人家差不多都有满饰小电灯或蜡烛的圣诞树。

大除夕，我和几位中国同学从卜技利渡海到旧金山。从渡轮上可以远远地看到对岸的钟楼装饰着几千盏电灯。上岸后，发现旧金山到处人山人海。码头上候船室里的自动钢琴震耳欲聋。这些钢琴只要投下一枚镍币就能自动弹奏。我随着人潮慢慢地大街上闲逛，耳朵里满是小喇叭和小鼗鼓的嘈音，玩喇叭和鼗鼓的人特别喜欢凑着漂亮的太太小姐们的耳朵开玩笑，这些太太小姐们虽然耳朵吃了苦头，但仍然觉得这些玩笑是一种恭维，因此总是和颜悦色地报以一笑。空